

四部叢刊本正平版論語集解考

周駿富

一、論語傳日

我國論語流入域外，其有典籍可考者，以韓國（百濟）轉入日本者為最早。據日本古事記（註一）應神帝朝所載：

「百濟國主照古王，以牡馬壹疋，牝馬壹疋，付阿知吉師以貢上，亦貢上橫刀及大鏡。又料賜百濟國，若有賢人者貢上，故受命以貢上人和邇吉師，卽論語十卷，千字文一卷，並十一卷，付是人貢進」。

古事記雖未載輸入年月，然徵之於彼邦類傳古籍，亦能考知。如日本書紀（註二）應神帝朝乃有下載之記載：「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丁卯，百濟王遣阿直岐，貢良馬二匹，卽養於輕坂上廐，因以阿直岐掌飼，故號其養馬之處曰廐坂也。阿直岐亦能讀經典，卽太子菟道稚郎子師焉。於是天皇問阿直岐曰：如勝汝博士亦有耶？對曰：有王仁者，是秀也。時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別巫別於百濟，仍徵王仁也。」

十六年春二月，王仁來之，則太子菟道稚郎子師之，習諸典籍於王仁，莫不通達。」

按日本應神帝十六年，卽百濟古爾王五十二年，我國西晉武帝太康六年（西元二八五）。古事記所稱照古王、日本書紀謂阿花王、續日本紀（註三）舉貴須王俱誤。日本太子從王仁所學習之典籍，應以論語及千字文富之。古事記、日本書紀二書，為日本信史，其說必有所本，是我國經典流入日本，

始於西晉初矣。

論語由韓媒介東渡後，歷一千零七十四年，彼邦人士研習此書，本皆抄寫，直至我國元順宗至正二十四年，即日本後村上帝正平十九年，日人始仿古文尚書鏤梓。據學者考證，此為日本有論語版本之，即世所謂正平版論語集解本也。

二、論語版本

正平版論語集解十卷，魏何晏撰。日本得之於韓國，其後入我國，亦來自韓國。明萬曆二十五年（日慶長二年）征韓之役，明海防使朝鮮監軍蕭應宮得於韓國，並家藏之。清順治十一年，藏書家錢遵王從其子孫購得，此後隨歸錢氏珍藏。錢氏在讀書敏求記卷一云：

「何晏論語集解十卷，童年讀史記孔子世家引子貢：曰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聞之；夫子言天道與性命，弗可得聞也已。又讀漢書列傳贊引子貢曰：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已矣。竊疑古文論語與今本少異，然亦無從辨究也。後得高麗鈔本何晏論語集解，檢閱此句，與漢書傳贊適合。因思子貢當日寓嗟歎於不可得聞中，同顏子之如有所立卓爾故以已矣。傳言外之微旨，若脫此二字，便作了語，殊無低徊未忍已之情矣。他如與朋友交，言而不信乎等句，俱應從高麗本為是。此書乃遼海道蕭公諱應宮監軍朝鮮時所得，甲午初夏，予以重價購之于公之仍孫，不啻獲一珍船也。筆畫奇古，如六朝初唐人隸書碑版，居然東國舊鈔，行間所註字，中華罕有識之者。洵為書庫中奇本，末二行云，採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，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謹誌。未知正平是朝鮮何時年號？俟續考之。」

按錢氏不諳正平年號，誤作高麗本，乾隆五十九年陳鍾撰論語古訓，序稱此為高麗集解本。嘉慶十年阮元撰十三經校勘記所稱高麗本，係指陳鍾所引者而言，是陳、阮二氏亦誤作高麗本也。至嘉慶二十四年間黃丕烈以錢氏所記，詢之朝鮮使臣（註四）及翁廣平，始知正平為日本年號，翁氏並有跋文考證其年代。後陸心源宋樓藏書志著錄此書，並從翁說。此書散出後又經黃丕烈以重價購得，後又為陸心源宋樓藏書志著錄；唯光緒四年陸氏書售日本岩崎靜嘉堂，復為日有。以後我駐日公使黎庶昌，得正平版單跋本，光緒八年（明治十五年）刊古逸叢書收入之，民國八年上海商務印書館輯四部叢刊時，就葉氏觀古堂藏單跋本影印之。正平版論語集解本在我國之發現及流傳經過，大抵如上所述簡史。

日本研究此版論語者，最早之著作為天明八年（乾隆五十三年）寫成之活版經籍考（註五），其討論範圍，僅考釋正平年號而已。至寬政三年（乾隆五十六年），論語集解考異（註六），始有下列之疑辭：

「舊版大字本者，漢宦藏異，即正平道祐本也。唯無年號題名為異。或云：版後歷鏡去者。或據道祐重梓字，以無題者為原本，有題者為翻雕，未詳孰是？其版則全同，猶如定武蘭亭五字損不損之類。其有題本，遵王所獲者也。」

正平版論語集解本至此始知有無跋本，唯其版式並同，故有疑義。至寬政五年（乾隆五十八年）不忍文庫獲有雙跋本，源弘賢有題識，不僅世知正平版論語有三種，且於道祐之身世，亦考究甚詳。源弘賢題識云：（註七）

「我邦刊行論語，蓋權輿于正平乎？嘗見春齋先生遺書於弘文院書庫中，其中有正平本論語。又聞之日下部勝臬先生之言，浪華木村孔恭亦藏一本，蓋余所聞見僅二本而已。其他一本流傳乎朝

鮮，見清錢遵王讀書記，遵王以其轉寫本與時行本校讐，審定稱集解原本。客歲祇役於京師官事，餘暇閱市，適購獲此冊，愛玩不措，而書末所題道祐，不知其何人。頃讀泉州志，大馬郡有西本願寺別院，傳云道祐草創之。道祐足利左馬頭義氏朝臣第四子，名祐氏，幼喪父，而與母來居馬，歸釋改名道祐矣。及等持院贈太政大臣拜將軍免稅寄戶，曆應中覺如上人附屬佛像聖教，則其所謂道祐乃源祐氏之法名，無可疑者矣。向謂此書題重新命工，則先是有刊行者，道祐重刻之也。然未聞正平以前有刊本也。則其所謂重新者，是特對西土刻本而云耳。我邦論語當以是為始也。又此本題學古神德楷法日下逸人貫書十二字，上三本不聞有之，則此亦自別刻而已。然其詳不可得而考，姑記之以俟他日考檢。寬政五年六月十八日源弘賢識。」

正平版論語集解本雖有三種，但其版式完全相同；由於版式相同，其文字亦同。故校讐家視此三者為一，蓋書末僅題跋文之有無，於正文無所影響也。嗣後研究者，明治年間有島田翰（註八）及朝倉無聲（註九），島田於版本，斷為「以開成石經為藍本，以二三舊本參校其異同，而又編註之。」又以跋本為最先出。其據文字異同考究，立論頗為正確。朝倉之研究，係彙集資料性質，並無高見。經籍訪古志（澁江全善撰森立之補）經籍考（岡本保孝撰）等雖有著錄，然亦重鈔前人所言。至昭和六年（民國二十年），川瀨一馬撰正平論語考（註十）綜合研究，始作總結。此日本研究正平版論語集解本之大略也。

正平版論語集解本有三種：即跋本、單跋本、無跋本。所謂跋本即於論語卷第十之右二行題：「界浦道祐居士，重新命工錄梓，」及「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謹誌。」二行刊記。又復於論語卷第十之左一行題：「學古神德楷法日下逸人貫書」一行署名。按二行刊記之文，源弘賢已釋，故不贅述。

一行署名文，島田謂：「神德謂管原道真，日下卽是字隱文，當是學始祖菅公楷法，是貫者所書，雖管氏譜無所載，恐是所闕佚。而元應產經，鋒勢鬱勃揮霍，不可端倪。而正平本則用筆凝重，頗多姿態，蓋用筆之輕重，卽視其年之早晚，與上段所記合，殆謂此也。一曰：日下謂京師，逸人隱逸人，係隱者名貫者所傳鈔，未知其孰是？然如以日下為姓者，固已非矣。」考古神德為奈良朝寫經名手，彼邦已有定論。日下當作京師解，唐玄宗送日本使曰：「日下非殊俗。」（註十一）卽是明證。貫者或為隱逸人之名，但證據不足，姑且疑之。單跋本卽刪去「學古神德楷法日下逸人貫書」一行署名。無跋本乃將二行刊記及一行署名俱除去。後日本明應八年（明孝宗弘記十二年）獲刊本，卽双跋本也。

正平版論語集解本於後世經學之研討，關係頗巨。其有關於版本之敘述，前賢已有論述。作者曾讀此書，似有所感，茲就諸家所未言及者，稍作考訂如下，以備研讀人士之參考。

三、文字異同

正平版論語集解本文字，與皇侃論語義疏合者頗多。考集解係採周氏、包咸、馬融、鄭玄、王肅、陳群、周生烈、孔安國（疑卽孔晁）等八家之說而成，敦煌集解寫本（按殘存僅微子、子張、堯曰等三篇）元祐郡覆宋廖氏集解本，邢昺正義等，並作「周曰」、「包曰」等，而不涉及其名，但正平版論語集解本則作「周生烈曰」、「包咸曰」等，與皇侃義疏全合。按皇疏文多助字，集解引「周曰」，共十四則，計公冶長篇一，述而篇二，泰伯篇一，鄉黨篇四，先進篇一，子路篇二，憲問篇、季氏篇、陽貨篇等各一。覆宋廖氏集解本，缺「者」「也」等助字，然正平版論語集本與皇侃義疏，並有「者」「也」等助字，如公冶長篇：「不可得而聞也。」皇疏也下有「已矣」二字，正平版論語集解

本與皇疏同。覆宋廖氏集解本陽貨篇：「今之惡也詐而已矣。」下有經文「子曰：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。」及注「王曰：巧言無實，令色無質。」但皇疏及正平版論語集解本俱缺。衛靈公篇：「不以人廢言。」下有注「王曰：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。」及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也。」下有注「言己之所惡，勿加施於人。」皇疏及正平版論語集解本亦並缺。上述文字歧異，島田謂「以二三舊本參校其異同，而又編註之。」疑此舊本參校其異同，應以皇侃論語義疏當之，蓋皇疏久佚日本而為其所珍藏也。

覆宋廖氏集解本公冶長篇：「少者懷之。」下有注：「孔曰：懷、歸也。」憲問篇：「曾子曰：君子思不出其位。」下有注：「孔曰：不越其職。」衛靈公篇：「子曰：人而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」下有注：「王曰：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。」又：「信以成之，君子哉！」下有注：「鄭曰：義以為質，謂操行；孫以出之，謂言語。」又：「不病人之不知也。」下有注：「包曰：君子之人，但病無聖人之道，不病人不知己。」然正平版論語集解本俱缺孔曰、王曰、鄭曰、包曰等四家注。覆宋廖氏集解本學而篇：「可謂孝矣。」下有注作「鄭曰」，邢昺論語正義、劉寶楠論語正義從之，正平版論語集解本並同，此文里仁篇重出，覆宋廖氏集解本作「孔曰」，邢昺論語正義、劉寶楠論語正義從之，正平版論語集解本並同。唯皇疏鄭注與孔注互錯，正平版論語集解本與皇疏文並同，然其「注曰」不從皇疏，疑有異本。又述而篇：「舉一隅」下，皇疏隅下有「而示之」三字，與文獻通考所引石經論語合，但正平版論語集解本亦略之。凡此略注、改注、略文之舉，為正平版論語集解本之失。島田謂「是書乃當日從宋本模勒上梓者」，證以元盱郡覆宋廖氏集解本文字，則島田之言，不盡可信矣。

四、版本源流

八六

正平版論語集解本行款，每半葉六行，行十三字，注双行，亦十三字。考宋版六行者，宋監本毛詩二十卷，見陳鱣經籍跋文。宋本周易經九卷，略例一卷，見瞿鏞鐵琴齋書目。繡宋咸淳本周易本義，見楊紹和極書隅錄。宋本琴史，見陸心源儀顧堂題跋。此書行款，至元刊漢隸分韻仍在，見陸氏百宋樓藏書志。周易渡日，其古鈔本亦具六行，小島氏寶素堂藏天正間鈔本周易六卷，曲直瀨氏懷仙樓藏慶長元和間鈔本周易六卷，卽其代表者。論語古鈔本行款，有每半葉五行，或八行、九行、十行不等者，並見於經籍訪古志。朱熹論語集注渡日者，為元延祐戊午刊本，半葉七行，行十五字。正平版論語集解本行款，基於上列因素，或有因襲之可能。正平版論語集解本因跋文有「重新命工鏤梓」等六字，因此版本學家據此，謂其必有所承。我人未獲可靠資料，對其版刻源流暫作如下之蠡測：

(一)抄襲宋版 正平版論語集解本如屬抄襲宋版，則其體系當本於南方版刻。顏氏家訓書證篇：「也是己及助句之辭，文籍備之有矣。河北經傳，悉略此字。」據此，則我國經傳文字有南方本與北方本之異者，在助字之有無耳。考正平版論語集解本與覆宋廖氏集解本，既具助字之異，則正平版論語集解本，當本於南方本體系者。皇疏多助字，必為南方本，正平版論語集解本助字與皇疏同，是亦必屬於此體系。宋元之間，東瀛僧侶多往來於吳越之間，斯本渡日，易於折枝。若島田言「是書乃當日從宋本模勒上梓者」不誤，則此宋本，當屬南方體系本。皇疏久佚中土，此本殆卽與皇疏同一命運耶？若此斷測不爽，則我國六行論語集解本，唯一之幸存者矣。

(二)自刻新版 源弘賢「所謂重新者，是特對西土刻本而云耳，我邦刻論語當以是為始也。」番其

義，正平版論語集解本，乃自刻新版。非有所承襲。然其新版，亦必有所本。竊疑此版必模仿周易行款而為之，或據論語集注七行本，改為六行，十五字易為十三字，蓋日人誦讀漢籍，係訓讀，其行款放大，便於書寫假名也。大阪府立圖書館所藏双跋本正平論語集解，行間注有假名如テニヨハ（註十二）等，即其明證。

五、結 論

論語自渡日後，歷一千零七十九年全賴鈔寫，但彼邦人士研習此書，頗為深入，如聖德太子十七條憲法，其其文句乃有暗襲論語者。應神帝以後，養老令大學並規定為課程之一。自正平十九年（我國元順宗至正二十四年）鏤梓後，研習之風更盛。據大正三年研經會所編四書現存書目，日本有關論語著述，達二百四十餘種。是論語輸入後，於彼邦文化，影響頗鉅（註十三）。

自正平版論語集解本發現後，中日學者紛紛著文討論。錢遵王啓其端，日本學者接踵而起。由於版本家之研究，知其流傳數量；學者之考訂，知其版刻異同（註十四）。正平版論語集解本被目為日本論語祖版，日本學者固有功於考證，然我國清代學者錢遵王之啓端著錄，促進版本認識，其功亦匪淺鮮。邢昺正美注有「周氏」而無「周生氏」，覆宋廖氏集解本及敦煌殘卷概作「周氏」，皇疏概作「周生氏」，正平版論語集解本從皇疏；據此，周氏之泯滅，是正平版論語集解本從皇疏之失。考子路篇：「冉有退朝。」注：「周曰：謂罷朝於魯君。」釋文：「周生烈曰：君之朝。」是周氏與周生烈，顯然為二人。正平版論語集解本同於皇疏，又暗合於釋文，是正平版論語集解、皇疏、釋文必屬一體系。按唐承六朝南北學派分歧之後，其時陸德明作經典釋文，多據南學。孔穎達作五經正義，並同

釋文。其時顏師古董其事，本其家學顏之推遺訓，是江南而非河北。故孔穎達據師古定本，除詩經正義採焯、炫義疏外，群經率用南學。是正平版論語集解本於南方體系，殆無異義。正平版論語集解本與覆宋廖氏集解本，邪焉正義已具差異，其版刻體系亦涇渭自分；而其價值，亦各有優劣。校勘古本論語異同，有此一編在手，其於經學文字考校貢獻，亦云大矣。

註：

(一)古學記三卷 太安萬侶撰。

(二)日本書紀三十卷 舍人親撰。按舍人親王爲天武皇子第三子，此書爲親王與太安齋奉詔所撰。

(三)續日本紀四十卷 菅野真道撰。

(四)見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經類。

(五)活版經籍考 吉田漢宮撰見佐村八郎編漢書解題集成本。

(六)論語集解考異四卷 吉田漢官撰

(七)見川瀨一馬正平本論語考所引，按源弘賢（屋代弘賢）係江戸時代藏書家，氏藏双跋本正平版論語集解，現藏於東洋文庫。

(八)見島田翰古文舊考卷三。

(九)見市島謙吉編國書刊行會出版目錄附錄朝倉無聲撰日本刻書史。

(十)氏著正平本論語考，初見於昭和六年九月「斯文」一三九」後又收入昭和十八年出版之日本書誌學之研究第三篇內。

(十一)日下即日本說，詳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該條。

(十二)日文此類助字，即所謂「爾於波點」是也。

(十三)如文字上影響，室町後期寫本「假名書論語」，據學者之考訂，乃據論語集解本。

(十四)流傳數字及版本系統，詳川瀨一馬正平本論語考。